



【有所思】

腊月香

□李晓

一年之中,有一个灯火可亲、家人闲坐的月份,让人倍感温暖,这就是农历腊月,是我母亲最看重的月份。母亲站在阳台上望天,她对我说,你看腊月里的云,也是要回家去的。

母亲说出这样的话,让我有一些惊讶。进城以前,母亲就是一个地道的农妇。一到腊月,母亲就催促着我回老家去看一看,看一看那些日渐老去的亲戚们,看一看竹林树木掩映下的老井、老树、老屋。

一个在腊月里没老家可回的人,终究是一个游子。但今年这个腊月,我也成了一个游子,父亲在去年秋天远行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没有了父亲在腊月里一同回老家,我的肋骨像是缺了一根最柔软的弦。

老家在腊月里还是薄雾一样缭绕到我眼前来。我说的老家,要追溯到我爷爷那一辈了。那是一个大江边群山环抱的村子,一到腊月,过年的气氛就浓了起来,空气里流淌着的是迎接春节的喜气。哪怕是最贫寒人家的屋顶,也有乳白色的薄雾与炊烟缭绕。

炊烟里,有农家宴请亲友的柴火美食,有农家院子里用柏树苗燃起的烟雾熏制的腊肉。那些腊肉在植物的熏香中得到升华,挂在老屋房梁上,和金灿灿的玉米一起,接受风霜雨露的吹拂与洗礼,空气里也是香喷喷的。难怪我走在腊月的山道上,总是吞咽着口水,那是闻到腊肉香了。

老屋檐下,平日里大多沉默的石磨,在腊月里忙碌地咿咿呀呀转动起来。我家三爷爷做的石磨,上扇下扇的洼坑之间,密布着带状的磨齿。两扇椭圆形的磨扇,平时无懈可击地贴合在一起,一旦被推动,磨齿之间无比亲昵。如果推的是水磨,就会流淌出乳白色的琼浆玉液,那是来自大地的小麦、玉米、糯米……小时候的腊月里,每逢做豆腐、汤圆时,我就常常在石磨边喂磨,一小勺一小勺地往磨眼里喂水泡过的黄豆、糯米。母亲推动着石磨,她的背影,就在这石磨边渐渐佝偻下去。

石磨是用上好的青石做成的。在乡村,很大的石磨,有时要用驴来拉。三爷爷那年腊月做了一个石磨后,突然一个趔趄栽倒在山梁上。最后,一堆黄土就把他给覆盖了。正月初一一大早,三奶奶在汤圆碗上搁上筷子,喃喃地喊:老头子,快回来吃汤圆,红糖馅儿的……

在大江边的村子里,有我表姨的家。腊月里,我最喜欢到表姨家去走亲戚。我提着一篮子豆腐,或者是山枣、核桃,有时还要提上一只鸡冠红如血的大公鸡。这是母亲让我给表姨家送去的年货。

表姨家门前有一个蓝莹莹的小湖,湖边有密密的甘蔗林。甘蔗被霜打了后,有一层白霜似的东西。一根根甘蔗在风中摇摆,表姨拿着一把砍刀,一刀砍下去,一根甘蔗就成了我的手中物。我抱在怀里啃着,甘蔗的甜汁,让我好几天后感觉舌尖还是甜的。

二十多年前的那个腊月,是表姨家在故土的最后一个腊月,我去表姨家,给她带去了山里的年货。那年,表姨的家马上要迁移去外地了。记得那年大年三十,表姨父一个人坐在老屋顶上,边喝酒边唱歌,我隐隐听到他唱的是当地山歌。表姨坐在屋下,痴痴望着姨父,深陷的眼眶里,包容着的是人生悲欢。

而今,移居到外省的表姨全家,日子越过越红火了。每到腊月,表姨在他乡忙年,腌制腊肉,打豆腐,用老家邮寄去的红薯做红薯粉,用老家的糯米做汤圆,在腊月二十三祭灶,把老祖宗的遗像供奉在香台之上……这是代代相传的年俗基因,在身体里生长,在血脉里留存。

腊月里的一天,我在微信里看见表姨家那口1993年的泡菜坛子的照片,包浆浸润的坛子,憨憨如古董般立在厨房里,发出迷人的温暖光晕。一缸老盐水,在岁月里流转,做出的地地道老美食,慰藉着乡愁。

【在人间】

雪是恋家的

□星袁蒙沂

老家在偏僻山村,冬天,那里时常下雪。

于我而言,雪似乎是恋家的。雪惯常光顾的地方,就是老家那不大的山村。那里的冬天,一场大雪过后,蓝天之下,清一色的白。就连四周的鸟鸣,都来自旷远的雪色中,叽叽喳喳,叽叽喳喳,声音来处,尽是茫茫。

那天,天阴着,因为没阳光,温度降了一点儿。同事拿来一些多肉植物,我把其栽进花盆,移到窗台边朝阳的木桌上。气象预报显示,夜间有雨夹雪。这些多肉植物若不及时栽上,一旦下雪,地上结了冰,去室外取土就困难了。

栽完多肉植物,我还在想,晚上真会下雪吗?我将室外那些怕冻怕淋的物品全部移到室内,收拾妥当,逗着孩子看电视。晚上11点钟,外面开始稀稀拉拉落冰粒,小如唾沫星儿。用手接了十几秒,只发现一粒落到手心,倏地融化了。

对于雪,我是期待的。而对当天晚上下雪,我却不抱多大希望。预报有雨夹雪,就算真下雪,估计也不大。说不定有雨水一搅和,地上甚至见不到雪的踪影。如果是雨,这个季节来一场,于干渴的植物而言,自然是好事。对于城镇街道,尤其是有泥土的地方,雨水和泥土一掺和,到处脏且坑洼,天又寒冷,心中不免会陡增忧意。

大雪则不同。一场大雪覆盖到地上,厚厚软软的。不管在乡村还是在城市,到处白茫茫一片,视觉上的冲击和享受,是一场雨所不能比的。雪也会融化成水,水也会和泥土混成一片泥泞,甚至还会迅速凝结成冰。但有雪的存在,那种积压在各处的白才是主题,那种蓬松的白,那种绵软的白,那种厚实轻巧的白,能够成就许多故事和感触。植物因它而多了一层绵软,脚步因它而变得有形,寒冷因它而有了情调。特别是那些第一次见到雪的孩童,在雪地上一边听大人讲解着,一边蹦啊跳啊,多暖心!冬天的风,冬天的冷,冬天的光秃,冬天的暗淡,因为一场雪而焕然一新!一场雪,美丽了整个世界。

次日醒来,雪花依然碎碎地飘着。去单位的路上,到处是水,偶尔能见到一小片略白的路面。老家那边的山村是什么情况呢?还没等我问,村里的一个哥们儿发来语音,称老家下了一场大雪,地上的雪已经没过脚背了。在我的要求下,他接通了视频。老家那边,大片大片的雪花正在下,院落里、周边的山野上,到处被积雪遮蔽。之后,那哥们儿又发来十几张照片。雪,确实够大!踩上去咯吱片。

咯吱的声音,似乎正在耳畔响起。

老家所在的山村与我工作的这个地方同属一个小镇,之间的距离只有三十多里。然而,与我一样,雪似乎也是恋家的。每年冬天,老家那边的雪都比小镇上的雪大,下雪的次数也总比小镇上多些。

老家那边的雪,看上去也远比小镇上白。这种白,绝不是心理上的,而是事实。老家那边,街巷、道路上行人和车辆少,路是沿着坡岭修成的,积雪一旦融化成水,顺着坡势流淌,路面上很少见到这儿一汪那儿一汪的泥水。老家那边的街巷和道路,只是偌大山岭中的一根根若有若无的细线,就算本色尽显,也只是白茫茫世界里的一丝丝点缀,白依然是主旋律。老家那边的房舍顶,多是斜面构造,院墙也多是石块垒成,凹凸不平,顶部和侧面都能存住雪花。有了积雪覆盖,从各个方向看过去,都是厚厚的雪,白色占据了大多数位置。老家那边的田地、树木,冬天很少有人去管理,有了积雪,除了一点点融化、厚度一层层变薄之外,很少沾染人类活动的印迹,白得彻底。

雪,似乎是恋着老家那边的。这些年,经常是同一种呈现。镇上没下雪,老家那边飘了场小雪;镇上小雪或雨夹雪,老家那边铺天盖地来了场大雪;镇上好不容易有了场大雪,老家那边直接就是暴雪封山。

生活在北方的人,大多数年份,冬天多少都能见到一些雪。或许早晨还是艳阳高照,没丁点儿下雪的意思,中午天色一变,雪就急匆匆地飘起来了。

有些时候,人们也不希望下雪。比如新年临近,那些亟待回家的人,万一遇上一场大雪,行程可能就得延误。但生活在农村的人们,往往又在盼雪。一场大雪,山川明亮,万物披白,不但可以大饱眼福,还能润泽万物。只不过,雪花的来去,总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。它就是这样,想来的时候来,想去的时候去。

于我而言,小镇上的楼房和院落是家,那处离此不远的山村老家更是家。于雪而言,大地是家,那处离此不远的山脚村落也是家。我恋着山村老家,雪似乎也恋着那里。当我频频回去时,雪也频频光顾。那里,有太多鲜活的、饱满的、丰富的雪的印迹,似是在一遍遍重复着,其实是在一次次更新着。

总觉得,恋家的除了我,还有那些雪花。

【浮世绘】

心中有座喷泉

□高绪丽

我很少看见她出门。有一次,看见她佝偻着腰身,往楼前一个大旧铁盒子里倒一些类似猫食的东西。

我是去年新搬进这个小区的。小区里的绿化很好,除了走路的地方,全部都是绿化带,像桃树、山楂树、芍药和梅花,各种各样的树木与花草,在这里都能找到它们的影子。我喜欢住在这里,清晨鸟儿美妙的“啾啾”声,会开启一天的美好。

我住的那栋楼旁边有座喷泉,假山造型独特,水面波光潋滟,周围的绿植绿意盎然。坐在屋子里,可以轻易把养眼的绿色尽收眼底。有时候,我也会看到一两只流浪猫踏着脚,穿过几丛冬青,来到那个大旧铁盒子跟前,低头吞咽起盒子里的吃食。

她一个人过日子,养了几只颜色不一的猫。小区里有熟识她的人,说她的故事,是一地鸡毛。让我刮目相看的是,她经历了那么多,依旧可以捧一本书,安稳地坐在那里,任自己大半个上午都沉浸在书中的世界里。

有时闲下来,我也会坐在阳台上,看对面楼上的她与她的猫。一只小鸟飞过来,落在那栋楼跟前的树上,原本老老实实蹲坐在她家飘窗台上的猫立马起身,用前爪子一遍一遍抓着面前的窗玻璃,试图穿过玻璃,抓住那只小鸟。这只傻猫啊!只见她伸出手,一下一下抚摸猫的后背。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,眼神里都是宠溺。

我想,她应该是很爱这个世界吧,像一株植物爱着阳光,爱着世间的一切。后来我还想,哪怕我逐渐老去,那个温馨的场景,仍旧会让我温暖如初。

生活里的日常,也会让我想起这种温暖。下班后的我在厨房里准备晚饭。小区里不允许车辆进入,孩子们可以在小区里尽情追跑打闹,他们的呼喊声,隔着几层楼高,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我不经意往厨房窗外看了一眼,正巧看到先生也站在楼下,抬起头望向我这里。我以为他有话要跟我说,便在厨房窗前小站了一会儿。只见楼下的小儿从先生身后跑过来,仰着脸,大声向楼上喊道:“妈妈!妈妈!”我连忙答应,只听他又喊道:“妈妈,我在跟我的朋友一起玩!”说完,他像一阵风似的又往另一边跑去,先生连忙紧随其后。

我笑了,转过身来继续忙碌。一个四岁的小儿,哪里会懂“朋友”二字的含义?但看到他开心的样子,我们会不自觉都跟着他一起开心。晚些时间,女儿从学校放学回来了,我们一家四口坐在餐桌旁,一边分享各自当天的故事,一边享受着晚餐……后来,我已经记不清那顿晚餐到底吃的什么美味,但我一直记得,那一晚,我们没有变老,儿女没有长大,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模样。正是这份温情,值得我用一生去回味、坚守。

读作家简媜的文字,读到“无论我们怎样挽留,总也留不住岁月匆匆的脚步,只能任它自在地流走。我们只能撷取四季的花香与草木的青味,放置于鼻尖,嗅了又嗅……”我们每个人的心中,都住着一座喷泉。在生命的旅程里,也许有太多东西,我们无法做出选择,但我们却可以像故事里小王子跟小商贩说的那样,悠闲地走向那座喷泉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